最小的螺丝钉

□谢子清

“国庆要回乡吧?”这是朋友午夜在微信上给我的留言,深深期待,切切唤归。

等我发现,已是翌日清晨,歉意瞬间涌上心头。不是因为迟复,而是由于辜负。

“国庆正好值班,回不来了。”我打字的手禁不住稍许迟疑,或许我能把话说得柔和一点,让他读到时不至于彻头彻尾失望。

朋友是岁月熬出来的老友,自小相识、成长相伴、始终相好,我们一路鼓励着从大山里走出来求学,毕业后我留在别人的城市里,当记者、干文秘、做行政,而他欣然回到故乡,披上白大褂,拿起手术刀。我们之间的距离,正好1000里。早在一个月前,我们就邀约假日相聚、叙旧话新。

“怎么又值班?都放假了还值班?”

我竟一时语塞,不知如何应答。掐指细数,我已是多年不曾回乡。距离是一方面的原因,主要还是忙碌。平素里总感觉日子像被拧紧的发条,自己好似被生活的鞭子抽得滴溜溜转的陀螺。节假日也很少能偷闲,值班是惯常的事。

是啊,别人都放假了,怎么就你不休息?或许连朋友自己都忘记了,医生的假期也通常是轮休、调休、补休的。

曾经读到过一句话,深有感触:“哪有什么岁月静好,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”军人、警察、医生、环卫工人、公交司机、银行职员、新闻工作者、快递从业者等等,这些调侃戏称“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,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”的人,不正是替你默默负重的幕后英雄吗?

试想,每当举国欢庆、万家团圆之时,到底是谁守牢了边防线,捍卫了国旗红?到底是谁当好了守护神,编织了安全网?到底是谁用自己的“千帆过”,换来了你的“万木春”?到底是谁用自己的风霜雨雪,换来了你的风和日丽?答案不言而喻。

高中时学过舒婷的诗歌《祖国啊,我亲爱的祖国》,对“是淤滩上的驳船,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”这一句记忆犹新。这十八个字每每涌上来,脑海中就会呈现出一幅清晰的画面:孔武有力的臂膊,雄浑粗犷的号子,整齐划一的步伐,虔诚埋首的姿态,粗壮密实的绳索,一群人正在为祖国拉纤。

祖国是艘船,而且是艘巨大无比的船,大到需要人人出力、个个拉纤,才能躲过礁石、避过险滩、安然前行、悠然远航。

倘若果真如此,我亦愿是拉纤者中的一员。

祖国,一个多么亲切而深情的字眼,是祖先以来、祖籍所在之地,是源头所指、根脉所系、来路所向,是每一个人精神的原乡。她既是时间的、又是空间的,既是古老的、又是年轻的,既是抽象的、又是具象的,既是群体的、又是个体的,既是高远的、又是切近的,既是宏大的、又是细腻的,既是壮美的、又是柔美的,既是刚毅的、又是温婉的。简简单单两个字,却重似千钧,值得每一个人用尽全力去呵护守护。

不由得想起《雷锋日记》里的一句话——“如果你是一缕阳光,你是否照亮了一片黑暗?如果你是一滴水,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?如果你是一粒粮食,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?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‘螺丝钉’,你是否永远的坚守岗位?”

我是一颗最小的“螺丝钉”,国庆节我值班。

我不会羡慕那些旅途中的风景,也不会嫉妒那些团聚时的欢笑,更不会眼红那些偷闲下的惬意,我会安然而淡定、宁静而从容,因为这就是一颗“螺丝钉”应有的模样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冒雨晨跑

□向军

一头钻进雨帘,我就把自己百多斤的身体,交给了全新的早晨。

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,也是我坚持跑步的第四天。这场雨,是重庆连晴高温后下的第二场透雨。按常态,我会不负这样的好时光美美睡个懒觉,可是,常态被我刻意打破了。

雨不大,很密。凉凉的颗粒滴在脸上,浇在头顶,钻进颈项,湿漉漉的,被窝里尚存的余温,立即烟消云散,甫从睡梦里醒来的模糊意识,一个紧接一个的激灵,头脑也逐渐清醒了。

沿着小区外围的步道,在小叶榕、黄葛树、黄桷兰、脐橙、柚子等密密匝匝的浓荫下奔跑,从叶片和罅隙里滑落的水滴,啪嗒啪嗒击打在我的衣服上,与我富有节奏的脚步声混搭,成为这个早晨独有的韵律。

小区步道不长,一圈约两公里。步道围绕几个山包,有弯有直,有坡有坎。上上下下几次,力量消耗很快,心跳加速,腿脚发软,心里就开始产生畏难情绪。往往此时,稍有松懈,就会知难而退,自我放弃。好在,我一咬牙,加快节奏,就冲过去了。接着,就开始胸口憋闷,大喘粗气,全身大汗淋漓,腿脚仿佛捆了绳子,身体似石头一样直往下沉。不得不承认:“我,早已不是当年以国防身体为傲的我了!”

不到三圈,我除了精疲力尽,头发、面部、颈项、背部汗水和雨水混合,衣服裤子全身湿透,冷雨中的我,经受了特别的洗礼,吸纳了天地灵气,似乎变得更加真实。尤其在冷雨面前,我战胜了畏难情绪,为找回自己开了个好头。停下脚步,身心彻底放松,这酸爽,无与伦比。

这样酸爽的晨跑,源于微信朋友圈里的跑团群——去年下半年,一个偶然的聚会,聊到身体状况,众友感慨:岁月是把杀猪刀。于是有人倡议:成立一个跑团,向腿脚要健康。大家积极响应,面对面拉了一个微信群,自愿加入者,每天坚持锻炼,月底结算,不达标者自动乐捐……也就是那段时日,我感觉精力不够充沛,随时一副恹恹欲睡的状态,走起路来腿脚无力,坐到电脑前就腰酸背痛,屁股一挨着沙发便想躺下,一躺下就睡意朦胧。到医院检查,发现几项指标异常。医生建议:随访!

群情激昂,我一时冲动,就加入了这个群。

说得闹热,吃得淡白。真到了执行群规时,我才发现,早晨要送娃上学,中午要午休小憩,晚上要加班应酬,种种原因,根本无法兑现承诺。我潜伏在群里,既没有跑步成绩可晒,也不参加每次的群聚会,更没兑现每月的乐捐,就连群里发的红包,我也不敢大胆的争抢。时间一久,我觉得这样很无趣,主动退群吧,觉得对不住群主,不退吧,自己在群里的存在确实很尴尬。

当然,这丝毫不影响跑团群的活力。此群全是清一色的跑者:有每天风雨无阻坚持10.24公里的群主小华、耽误了要加倍补跑的副团长淑琴、多次参加全国马拉松赛成绩靠前的铁腿健哥、一跑就以30公里为基数的国微……他们各自坚持得很好的同时,不忘随时鼓励、带动全团氛围。当然,也有玩票的恩羽,打酱油的丽莉,动嘴不动腿的华东、红菊等。40多个正能量微友,大家自觉遵守群规,每天都要在群里打卡,晒一下跑步里程,提醒跑步注意事项,兑现乐捐数额,分享聚会美图、约跑接龙等,气氛甚是活跃。

近朱者赤,在大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,我曾悄悄尝试着跑了几次,由于雨天中断未能持续。

前段时间的高温天气,跑步达人香乐兄弟约我去山上避暑,他的励志故事深深触动了我。尤其第二天早晨,他在跑完10公里的情况下,我们一起爬山探寻秘境,当我累得四肢无力、胸闷窒息时,他却像猴子一样敏捷,轻轻松松上到山顶。那一刻,真的刺激到我的内心深处了。因为,几年前,他体检查出7项指标严重不合格,甚至,医生还让他留院做了手术。出院后,他想到孩子还小,老人要赡养……遂下定决心坚持天天跑步。一年后再次体检,结果让他喜出望外,各项身体指标全部优等,精神状态堪比棒小伙。

在这个国庆长假,我在跑团群诸多群友和跑步达人香乐的影响下,终于鼓起勇气,一头扎进了早晨的冷雨中……

冒雨跑步,比晴天和阴天更能考验一个人的意志。在湿滑、寂寞中奔跑,能克服恶劣环境下的各种突发状况,并能坚持到最后,身心均能得到很好的磨砺。

其实,人生就是一场奔跑。冒雨,就是接受洗礼!

(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副秘书长)

铁树开花

□向墅平

老屋边上有棵铁树,是母亲亲手栽的。记忆里,它一直长得很茂盛,只是迟迟不见开出大朵的吉祥花。

母亲生了我和大哥两个孩子。大哥大我10岁,念书不用功,草草上完初中就在家务农。可他对农活不感兴趣,整日无所事事,和院子里的小屁孩们混在一起。父亲用棍子收拾了几回,也不见多大成效。大哥虽仅十来岁,个头已在父亲之上,且性情倔强,被逼急了,会瞪起一对铜铃眼,做出“造反”之态。有一回,大哥一把抓住父亲的棍子,脸红脖子粗地差点跟父亲干一架,幸被母亲及时劝开。小小的我,在一边看得瞠目结舌。后来,父亲也就不再管他,还常暗自说:“这不成器的阳子,跟那铁树一样,难开花呢!”

日子,就这样波澜不惊地过着。

我和大哥有点不同,从小到大,我读书幸运的一路顺风,绽放着自己的生命之花。而大哥呢,似乎一直陷在自己的消极无为里难以自拔。他生命的花期,不知何时到来。

“土里又挖不出啥宝贝,我不想在农村呆一辈子。”这是大哥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。在父母听来,不过是大哥为自己的四体不勤,找的一个借口罢了。但在我看来,或许冥冥中,大哥就像那棵铁树,在暗暗寻找绽放的时机。

终于,平静无奇的村子,开始悄然发生着变化。一直在土地上捆缚的一些年轻农民,义无反顾地离开村子,寻找自己更好的出路。“我也要出去打工。”大哥仿佛于漫漫长夜里,望见了星光的闪烁。“你文化不高,又无一技之长,出去咋干呢?”父亲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大哥。“就是出去乞讨,也比挖一辈子土强!”大哥斩钉截铁,大有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壮士出征之气概。

大哥最初在建筑工地干小工。大半年后,一位乡亲带回了大哥的一张照片,原本白净的脸庞变得黑黝黝的,身体也瘦了一圈,可以想见,他经历了多少风吹日晒之苦。母亲一遍遍抚摸着大哥的照片,心疼得不住的抹泪。年底时,大哥回家过年,有些不好意思地掏出不到1万块钱给母亲。“明年,我要把家里的旧房子拆了,新砌一座砖楼洋房。”大哥说。

两年后,大哥兑现了他的承诺,将老房子换成了一楼一底的小洋楼。新房落成时,已过五旬的父母,望着眼前的漂亮楼房,饱经沧桑的脸上写满了欣喜。尤其是母亲,一边望着大哥,一边又望向那棵铁树,喃喃自语。我想,母亲定在说:“阳子这孩子真变了,铁树要开花啰……”

接下来,大哥就像老家那棵蓄势待发、酝酿一场花开的铁树,他要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传奇。他辗转于各个城市,承包了一个又一个不大不小的工程,事业蒸蒸日上。如今,大哥不仅将家里的小洋楼拆了,换成一幢乡村别墅,让父母得以安享晚年。还捐款乡敬老院,投资在乡里搞起了生态观光农业,带动一方乡亲共同发展。

老家那棵沉寂多年的铁树,也终于开花了。在今年团圆的日子,我们一大家子,齐聚在盛开的铁树前,照了一张全家福。铁树的花,就像大家的笑脸,很甜、很甜……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万州区武陵中学)

能懂的诗

等电梯的时刻(外一首)

□李之邨

等电梯,等一个未知数
未知的手最后按下的
如果是三十九
我等的便是三十九
否则便是其它某个数

等钥匙的时候,我是一把
生锈的锁
等锁的时候,我是一串
忘在屋里的钥匙
等电梯的时候,我总是在一楼
心却跟着上上下下
想象出很多楼层的动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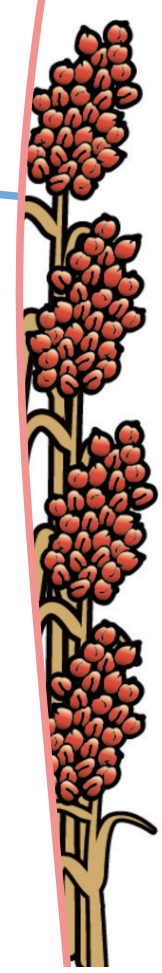
环形步道

环形步道打一个活结
随意抛在树丛之间,不松不紧
圈住一个个长长短短的身影
夜色朦胧双眼,他们便开始
准时转圈,如同时针分针

黄昏在天上按时挂出
月亮那块发黄的老式钟表
夜空渐渐长满星星的雀斑
月光模糊一张张面孔,他们
都不再年轻,那些年轻的人
不会在这儿成群地兜圈

只要不刮狂风不下大雨
环形步道串起不串门的陌生
拉动一个个自转的身影
一直缓缓旋转到很多梦里
期盼着明日黄昏的徐行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红高粱(外一首)

□蒋奇

你的红,染遍了田野的辽阔
穗儿沉甸,低垂着丰硕
像火焰,在土地上跳跃

你是乡间的画卷
每一颗籽,都饱含着故事
岁月在你皮肤上镌刻
阳光雨露,是天地间最真的颜色

你是记忆,是家的味道
在炊烟袅袅中
温暖着每一位归家的怀抱

是否

是否,夜的深沉能掩藏我的思念,
让它在星辰下轻轻沉淀。
是否,风的旅途能带走我的问号,
在遥远的天际找到答案。

是否,每一次心跳都为过往而响,
在时间的长河里寻找你的身影。
是否,每一个梦醒都是新生的起点,
让昨日的泪水,化作今日的微笑。

是否,每一次相遇都有它的意义,
即使擦肩而过,也是宿命的安排。
是否,我在这里静静地想你,
就像花与春天,不离不弃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大渡口区作协会员)